

现实  
荒诞

怎样的阴差阳错,使下岗工人董丹摇身变为记者招待会上的“贵宾”?置身于每一场宴会,董丹惊叹:爱鸟协会可以大啖孔雀宴;付不出工资的老板可以尽享女体盛;工厂为了私利竟用头发做酱油……在吃香喝辣、酒色艳情之余,隐藏在美食、美女背后的社会真相触动了他的真情。当董丹开始尝试着把真实的事实公布出来时,事情又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 高兴拿来了那篇有关孔雀宴文章的校样

高兴说她费了好一番工夫,修改了董丹那篇关于孔雀宴的文章,现在上海有一家非常有影响力的报纸决定刊登了。

“我跟你讲,”董丹打断她的话,“我在赶时间。今晚我有应酬。”才10分钟的时间,他撒了多少个谎已经数不清了。

“是去吃‘人体宴’?”“什么?”“听说他们只给20多家媒体发了邀请,而且只请男的。脱光了的美女不好意思出现在其他女人面前。算是一种行动艺术吧?把光溜溜的美女身体拿来当海鲜大餐。”她的语气很兴奋。

“真的是裸体美女?”董丹问道,同时意识到这消息给他的邻居们偷听了去。“她都跟你说了吧?”“谁?”“那个女老板啊。她不是今天下午跟一些记者开了发布会,一个人说个不停,从希腊雕像扯到了非洲的雕塑,从米开朗琪罗扯到罗丹,为她这个色情宴席编了一大套哲学。”

一群光溜溜的美女躺在那儿当宴会台子?停电的漆黑中,董丹不禁微喘。从活生生的肉体上夹起没有生命的肉?他讨厌自己在这方面的想象力过于这么生动,可他也没办法。

“你什么时候可以把文章送到医院去?”高兴问道。董丹的脑袋全是“人体宴”。他反问:“什么医院?”“装蒜吧?”高兴在电话的那一头啐他,“谁不知道陈洋住的是豪华级的高干病房?”

董丹于是和高兴约定第二天上午两人在“绿杨村俱乐部”见面。在等高兴的时候,他逛进了二楼的诊疗部。一间宽敞明亮的大房间里,摆了6张干净的床,看起来毫无暧昧,任何人都相信来这里就为治病。房间两端的两张床上,躺着两位上了年纪的妇人,穿着半透明的纸袍子,由两个戴墨镜、穿蓝色制服、看起来很专业的盲人按摩师为她们按摩。

高兴到的时候已经十二点一刻了。她对于自己的迟到连个借口都懒得编,只说她在赶一篇文章,没有写完就停手不是她的习惯。她在写东西的时候,从来不注意时间。

泡茶的时候,高兴抽出了一张印刷品,告诉董丹这就是他那篇有关孔雀宴文章的校样。“如果里头有些我帮你改过的字,意思不对,你得告诉我。你有些地方的用字,主编不太清楚你到什么意思,所以把你改了。有几处我帮你重新写过,这样你的文章读起来才比较连贯。”原来这就是校样:你对别人篡改你文章的许可。

接下来他就只好去首都医院看陈洋。当他们的车子从拥堵的马路开进了旁边的小街,高兴说他们去探望大师应该带点礼物。她犹豫是带补品还是名茶。董丹说,他的帆布背包里有一大串红辣椒。

大老远的,高兴就瞧见前方草坪上,有个庞大的身影在玫瑰花架的荫凉中踱步。她立刻朝前飞奔而去,丢下一脸困惑的董丹。

直到看见高兴跟陈洋握手,董丹这才搞清楚她飞奔是为了什么。看来,她已经把一切搞定了,跟老艺术家搭上了关系。她已经把他不存在的利用价值榨取出来,不再需要他了。然而,他们共同挂名的那篇文章,还在董丹的口袋里,她还是得回头张望,寻找董丹。

“董丹,快过来呀!”他乖顺地过去了。

不知所措的董丹把背包里的红辣椒取出来,交给了对方。“我父母托人带来的。”他吞吞吐吐,感觉更不好意思了。“咱西北的红辣?”陈洋问,“你怎么知道我特馋这玩意儿?病把我的胃口全败了,我求他们去帮我找这种红辣椒,他们不理我,说吃这玩意儿没营养。”

陈洋邀请他们两人到他楼上的病房。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男子走了进来。从他漂亮的古铜色皮肤看得出来,这是一个一辈子都在度假的人。

“哈喽。”他招呼着,笑起来非常迷人,这点他自己也明白。

“今天高尔夫打得怎么样?”老艺术家问道。

“还好。我先过来看看你,待会儿再去爸爸那儿。”

“不敢当。”陈洋笑了笑,“爸爸好吗?”

高兴偷偷地在董丹胳膊上捏了一把,痛得他几乎叫出来。他注意到年轻人和陈洋提到爸爸时,不说“你爸爸”还是“我爸爸”,他俩都称年轻人的父亲为“爸爸”,好像不需要特别标明是谁的“爸爸”,难道这就是高干子弟们称呼自己父亲的方法?

“这两位是记者。”陈洋道。

“您是……”高兴站起身,伸长胳膊递出了她的名片。董丹还从没见过高兴这么有女人味的时候。

年轻人接过她的名片,看也不看直接就塞进他的裤子口袋。他正要开口,手机又响了。他匆匆看了一眼来电号码,突然才想起了某件重要的事,立刻弹了起来。他的离去和他的出现一样突然。



严歌苓第一部英文力作 大陆首发·中文简体版  
王安忆 王海鸽 徐静蕾 陈冲 姜文 杨澜  
陈鲁豫 俞飞鸿 伊能静 孙俪 赵薇 刘璇  
【逃不出光怪陆离的现代社会  
一场联合色鬼出世的世纪追访】

名人  
有约

为那个背影,我将愧疚一辈子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偷偷溜出门,干吗?革命从头开始!

留了十几年“包氏父子”的小分头,腻歪了。我跑到位于金鱼胡同33号的四联理发馆——这是头天晚上偷偷向服务员打听来的,剃了个当时最流行的高仓健的板寸。

顶着板寸回到招待所,进屋时我爹刚起,坐在床边上,看见儿子变了个人回来,惊得瞠目结舌。

他直勾勾地盯着我,半晌只眨眼不说话,待到回过神儿来,直接扑向电话机,拿起话筒“哗哗”拨号。

“喂?喂!”简直气急败坏。“大早上的,又怎么啦?”那边儿传来我娘的声音。“你知道你儿子干了什么吗?”我爹咬牙切齿,像仇视阶级敌人一样仇视着我。“你儿子,剃了个平头!!!”不等他告完状我就嚷嚷开了:“剃平头怎么了?我不爱留分头,每天梳来梳去的耽误工夫!我想利索点儿,我想腾出时间好好好学习,不行啊?”于是乎我娘劝了这头劝那头,爷儿俩轮番接电话,做了半小时工作,这事儿才算勉强收尾。

干完一仗,正事还不能耽误。我爹带我上街,买齐了所有上学要用的家伙事儿,不锈钢餐具、脸盆牙刷、毛巾肥皂……挑的都是好的,贵的。但是余怒未消,一路无语。我也挺憋屈,不就理个发吗?这也犯得上动肝火?

东西买回来,装在我姐结婚时置办的大箱子里,我爹帮我拖着,坐上312路公共汽车。在车上晃啊晃的,爷儿俩各看各的风景,各想各的心事。汽车到站,正好停在广院正门。我们从校门进去,按照录取通知书上的地址找到7号宿舍楼。我爹怕我拿不动行

青春  
爱情

16岁,她爱错一个男孩,心里荆棘丛生。20岁,她遇到真爱,可是命运却开起了恶意的玩笑……于是所有人的悲喜都被交织在一起,在这个娱乐至死的长沙城演绎一曲青春的挽歌。关于友谊的背叛与真意,关于人际的虚伪和真挚,关于爱情的脆弱与坚持。这是女主角程落熏的青春志,也是所有女孩的年华墓志铭。

我一看到那张脸就崩溃了

我全身沉浮于水里,脚下渐渐失去了依托,手里唯一握着的是一把美工刀,它有锋利的刀刃,用力划开手腕的时候,我感觉不到疼。所有人的声音和面孔交织在一起,形成巨大的轰鸣声在我的头顶炸开,眼前最后一丝光线也消失的时候,我闭上眼睛,无声地说一声,再见。

我醒来的时候,还没来得及看清楚周遭的环境,就被许至君重重的一个耳光扇得眼冒金星。他站立在窗边,语气是罕见的残酷和冰冷:“那么想死,却没死成,是不是很遗憾?不过就算你死了,我也会把你的尸体捞起来送到你妈妈面前去,然后告诉她,你女儿殉情身亡了。”

当我听见“殉情”这两个字的时候,身体里所有的力量都消失殆尽了,连反驳他的力气都没有。安静的房间里除了我们彼此的呼吸声再也没有别的声音,我静静地流泪,此刻心中已经没有了爱,也没有了恨,只剩下摊灰烬。

漫长的沉默之后,许至君靠近我,捋顺我纠结的长发,语气稍微温和了一点,问我:“你这个样子,怎么去参加葬礼?”

林逸舟的葬礼。想到这6个字,眼泪又汹涌而出。我不知道举行葬礼的具体位置,也没有心思去寻根究底。许至君是君子,他既然让我去送林逸舟最后



《花火》五年最具才情作家端木舟首部长篇  
国内首部实景小说 数十张精美图片  
让你触摸最真实滚烫的长沙青春代名词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春风文艺出版社

李,弯腰一鞠躬,自己把箱子扛起来直接上了二楼。我跟他后面,想搭把手,犹豫了犹豫,没开口。

进了房间,我爹向宿舍里的同学一打招呼:“他叫李咏,第一次来北京,请你们多关照。”

吵了这一路,终于到地方了。我也一下子挺直了腰杆,扬眉吐气,跟同学谈笑风生起来。我故意不理我爹。瞧见了吧?这一屋子都是板寸,就你一个分头!

我爹见我和大家挺融洽,放下心来。“那我走了。”“行行,您走吧,赶紧走。”可算解放了,我推着他向外走。我把我爹送到楼下,连楼门都没出。“爸,您快走,走吧走吧!”我爹也对我说:“回去吧,回去吧。”一边说,一边独自朝校门的方向走去。走两步又回头,朝我摆摆手,示意我回去。我也不含糊,拼命朝他摆手,恨不得让他赶紧消失。

我爹终于走远了,我特高兴,连蹦带跳回到了宿舍里。

后来,当我在大学校园里给爹娘写第一封家信,回想起这一天,回想起爹的背影,我哭了。那封带着泪痕的信至今还保留着。我爹把我所有的信,都一页一页粘在白纸上,装订得整整齐齐。

又过了很多年,我做了电视导演。一天,正在编片子,剪一个“慢动作”,我爹的背影又突然毫无征兆地出现在我眼前——他很瘦,一个人慢慢向前走,心里想着儿子的未来,也可能是儿子的过去。一阵风吹来,他的衣服扑簌簌地抖,显得那么孤独……我的眼泪再次“哗”地冲出眼眶。

19岁的我,怎么那么没心没肺?怎么那么混蛋轻狂?我为什么那么迫不及待、甚至得意忘形!是故意气他吗?自以为满腹委屈,其实我根本就是个不良少年!

我爹是很好的一个人,这是我现在

一程,就一定把一切都安排好了。

到了葬礼举办地的门口,我这些天来好不容易积攒的勇气跟力气都完全丧失了。我紧紧地抓住许至君的手,他显然很大大地放下了我们之前的小恩怨,又恢复成往日沉稳的他,他用眼神告诉我:没关系,有我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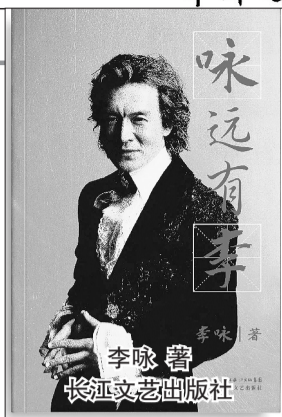
林逸舟的遗照挂在大厅的中央,我一看到那张脸就崩溃了,前坐往事像飞快倒带的电影在我的脑海里回放,我膝盖一软,差点摔倒在地上。就在我泪眼朦胧的时候,一个无比熟悉又无比陌生同时还让我无比恶心的声音落入了我的耳中,我抬起头来寻声望去,果然是她——封妙琴。

像是感应一般,泪流满面的她也看到了我和许至君。她迟疑了片刻,转身走了。许至君轻声地问:“那件事就是她做的?”我用力地咬紧嘴唇,点了点头。从葬礼回来之后,我瘫软在床上,像一株脱水的蔬菜。

许至君立在窗前,背影无限落寞。我走过去,站在他的旁边,轻声说:“那天……我真的是万念俱灰……觉得生无可恋。”他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我努力用平静的语气对他道:“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跟你以往认识的那些女孩子不一样。我不是那种健康的、明亮的女孩子,不是在那种富足的、温暖的环境中长大的,我不像她们,有很多很多亲人、很多很多朋友,我只有一份爱,要么不付出,要么付出就是全部。”

窗外是亘古不变的苍茫夜色,灯火明亮的大桥上有川流不息的车辆,这座城市看上去永远没有悲伤。

我好像看见林逸舟坐在我的面前,眼神里充满怨怼。又仿佛看见记忆里的周暮晨,眼神是这么淡漠残酷,冷冷地,



的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少年都无法绕开这段经历,冲撞到和解,叛逆到回归。为那个背影,我将愧疚一辈子。

大一暑假,爹娘早早做好准备迎接儿子。我从火车站坐车回家,一进门,桌上饭菜都摆好了。我娘招呼我赶紧放下东西,洗了手坐下。

我爹开了一瓶啤酒,倒满一杯,放在我面前。“儿子,以前我不让你喝酒,今天你可以喝,因为你长大了。”

那顿饭我没吃下去,哭得一塌糊涂。大学毕业那年,走了狗屎运,误打误撞进了中央电视台,还是唯一一个播音员名额。这在北京都是件挺大的事,别说在老家了。消息传到边疆,当即轰动,亲朋好友都知道“老李家的儿子进中央了”。

几年以后,再踩一脚狗屎,《幸运52》使我一夜成名。家里摆上了流水席,有的朝贺道喜,有的申请救济,再有就是过去没平反的也来申冤,“托你儿子向中央说说情”。全国各地的记者采访完李咏还得采访李咏的爹娘:“请问您是怎么把儿子培养成才的?”

弄得我爹娘是又高兴又烦恼。高兴的是活这么大岁数没接受过记者采访,烦恼的是也没怎么用心栽培过我,只好编一些理论来应对,每回采访完都赶紧打电话问我:“这样说合适不合适?”

总之,鸡窝里飞出金凤凰,老公鸡老母鸡都待不住了,闹心。